



也谈空海一体战，兼与“棋势在中腹——空海一体战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作者商榷

Clarifying Concept of Air-Sea Battle: A Response to the Author of Air-Sea Battle Concept: Then, Now, and Future

张晓明博士，美国空军大学战争学院副教授 (Dr. Zhang Xiaoming, Air War College, Air University)

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版 2013 年秋季刊上刊登了由中国陆军退役中校李健撰写的“棋势在中腹——空海一体战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一文（下称李文）。李文从历史及现代的角度较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空海一体战”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战略意义，其中不乏独到分析，信息也较丰富，值得一读。但是，可能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作者在文中对美国的战略以及作战理念的阐述难免缺乏准确，有些地方甚至是错误的。笔者依据本人在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十年教学经历，以此短文与李健就“空海一体战”以及相关作战理念进行磋商，并承教于读者。

首先让我们明确什么是“空海一体战”的作战模式？李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杜立德空袭东京”的案例为契机来阐述最原始的“空海协同作战”。但是从美军的作战观念来讲，“空海一体战”最基本条件是空军的飞机必须同海军的舰艇在同一区域进行作战才能形成空海一体战的作战环境，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从海军航空母舰起飞执行远程轰炸并不符合这样的作战条件，而且，美军也未建立联合指挥机构统领对日本本土发起近似自杀式的空中攻击行动。以笔者所见，太平洋战争时，在“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条件下进行的最典型的空海一体作战实例应是盟军在 1942-44 年期间进行的所罗门群岛登陆作战。在被迫放弃使用航空母舰支援海军陆战队的夺岛作战后，盟军组建了一支

由海军陆战队战斗机、海军俯冲轰炸机、陆军航空队 P-40 战斗机组成的混合部队，以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汉德森机场为基地，分别在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航空队将领掌管的三级指挥机构统领下进行所罗门群岛战役。¹

由此可见，尽管长期以来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条件下进行的空海协同作战并没有被称为“空海一体战”，但是“空海一体战”的作战模式早就存在，并且一直被延续应用，成为当今联合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时俱进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模式就是将空海作战资源和力量，如空军的天空和太空武器平台，海军的舰艇航空兵装备，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飞机以及陆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整合在一个联合指挥机构的统领下，不仅能从空中和海上突破对手的 A2/AD 防线，而且同时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前后方基地不被对方攻击，从而通过超视距精确打击达到战略目的。

不错，现今使用的“空海一体战”概念是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多年来研究美军如何介入台海冲突的产物。李文认为马歇尔提出此概念或许是受到海军中校詹姆斯·斯塔弗里兹 1992 年在校的一篇有关“空海一体战”的论文的启发及影响。但是两者的基点有重大差别，前者提出的概念是回应中国实际在实施的、而由美国专家起名的所谓的“反介入战略”，后者提出的概念是论述美海空军在远离后方基地的情况下

如何进行联合作战。早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马歇尔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反介入战略。2000年，美国防部首次发表了有关中国军力的报告，其中谈及解放军正在发展信息化作战能力抵御部署在中国周边的美军C4I指挥中心、空军基地、海军航母战斗群。²随后在多次有关台海危机的研讨会和兵棋推演中，马歇尔和他的团队发现介入台海冲突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削弱对手的A2/AD能力，为美军介入创造一个无风险无阻碍的作战环境。由于当时最有效的武器平台是B-2隐形轰炸机和发射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最初的理念是通过联姻（marriage）的方式将这两种分别由空军和海军掌控的武器系统整合成一体化打击力量，为美军介入台海危机创造条件。2004年后，马歇尔和他的团队才开始采用“空海一体战”这一词汇来描述有关建立空海一体化打击力量的概念，其目的是针对中国和台海危机的。

2008年10月，美国空军举行了第三次“太平洋视野”（Pacific Vision）兵棋推演，促使五角大楼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面对中国。根据《空军杂志》的报道，演习一结束，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对多年来有关“空海一体战”课题的讨论进行了总结，并着手规划新型武器和作战能力的开发以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挑战。³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空海一体战”的战略目标依然是针对中国的。

2009年11月，美国国防部正式采纳“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但是与马歇尔不同的是，其目的并非专注于如何介入台海冲突，而是在更广泛的层面探讨如何建立一支空海一体化打击力量来保证美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主导地位，应对由高科技武器系统构建的A2/AD战场环境。对美军方来讲，自有战争以来，A2/AD就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战场要素，特别是对于奉行介入/侵入战略的一方，发展抗

击A2/AD的作战理念就不是什么新思想，新概念。相反，是一个永远需要面对的挑战。

早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模式是由壕沟、碉堡、障碍物、水雷、地雷等武器和防御设施组成的。虽然后来又增加了防空导弹，但是这种“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只能在单一的战场空间发挥有限的作用。当代的高科技武器系统使A2/AD作战范围从几十公里扩展至几百甚至几千公里，可在多维的作战空间发挥作用。美军新近公布的应对A2/AD挑战的作战文件指出，新一代具有作战距离远、精确度高以及打击力度强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空对空导弹以及地对空导弹正源源不断产出，被广泛使用。许多国家还开始装备更先进的潜艇、作战飞机，使用具有自主识别能力和自动控制的水雷。同时，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可以使敌方的A2/AD作战能力扩展至太空和网络领域。如听之任之，区域的安全和稳定将受到极大的威胁，美国的遏制能力将被削弱，美国与同盟国之间的信任将被破坏，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在危机时可能做出过度反应，从而使事态加剧。美军方希望“空海一体战”能应对A2/AD所体现的新挑战，作为诸多措施之一来遏制对手，稳定区域安全。⁴

所以，对于美军来说，“空海一体战”是用来确定今后在反A2/AD作战中所需要采取的相关行动，以及在物质和非物质方面为完成这些作战行动所需要做出的投入。李文在给“空海一体战”概念做战略定位时，似乎过度地解读美国海军少校丹尼尔·麦考利夫的在校论文，并称其为“战略‘白皮书’”或是“战略传播式的‘告知书’”等等。实际上，李文中引用的《联合作战介入》（JOAC）1.0版（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Version 1.0）对“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本质有明确的界定：“空海一体战的概念是按照传统美国军力投放能力的需求，为配合贯彻执

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制定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空海一体战只是一种有限的作战概念，注重发展能在 A2/AD 威胁环境中进行空海一体化作战的部队。”⁵ 由此可见，“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实质是将在 A2/AD 环境下的作战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理念层面来进行探讨。从而大大超越了当初马歇尔对“空海一体战”概念探讨的初衷。

美国防部 2013 年 5 月颁发的有关《空海一体战：军种协同应对反介入 / 区域拒止挑战》的文件更明确表示，“空海一体战”与其他的联合作战的相关概念一样，并非寻求建立一支装备新型武器或具有全新作战能力的新军队，而是用于整合当前所有发展联合作战的努力和措施，使各军兵种部队能够更加网络化和一体化进行有效的联合作战。“空海一体战”是用来支持联合作战介入行动的，为提高联合作战功能进一步发展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以便完成五角大楼在《战略指南》中提出的相关作战任务。具体来说就是遏制和击退各种侵略行径，在面对 A2/AD 的情况下实施军事打击，在太空和网络空间从事有效作战。“国防战略”、“联合作战”以及“联合作战介入”是通过“空海一体战”和“侵入作战”来实现的。⁶ 简而言之，“空海一体战”只是一个作战概念和作战模式，与战略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至于说该概念具有“指导战略”制订的作用更是倒果为因。

自“空海一体战”的概念公布于世以来，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与此概念相关的报告、论文及新闻评述均认为它是针对中国而设计的。李文更是认为“空海一体战”的概念是美国在战略围棋盘上布下的一着“天元”棋势，对中国构成“无形的威慑”。这样的论点忽略了一个逻辑概念，即作战模式与战略理念是从属关系。国防战略是由国家利益、对外政策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作战模式只是贯彻执行国防战略的手段。无

论作战理念和作战模式多么先进，都是要受到政治或战略因素所左右的。窃以为，李文的“概念指导战略”的观点可能是受恩格斯“技术决定战术”（亦可理解为“技术决定（作战）理念 [Technology drives doctrine]”）军事观的影响。美国是一个工业发达、科技先进的国家，长期以来是以“（作战）理念决定技术”（doctrine drives technology）的指导思想来发展军力。⁷ 所以，从纯军事理论的角度来讲，美军更注重用理念指导对技术和战力的开发，避免本末倒置。由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以全球化来界定的，美空军前参谋长施瓦茨上将和美海军前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在阐述“空海一体战”的概念时，强调“它不是针对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而设计的，而是为保证美军具备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以满足其在全球战斗的需求。”当然他们也毫不隐讳地指出，美国对象中国这样新兴军事强国所拥有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是特别的关注。⁸ 由于美中双方缺乏战略互信，这样的关注只是美军对中国崛起是否会给国际安全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关注之一，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主流的影响有限。

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一种非常独特的大国关系，既非敌人也非盟友，在经贸、地缘政治、军事等方面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但是，两国领导人又非常清楚，“若双方的健康竞争变为冲突，那么他们就等于是背叛了自己的人民。”⁹ 自 2011 年美国推行转向亚太或对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以来，美国防部先后决定在 2020 年前将百分之六十的海空力量部署至亚太地区。美国表示，亚太新军事战略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区域的稳定、安全和繁荣。然而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和冲突是此战略所遵循的原则。发展“空海一体战”是为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但决不是解决区域安全各种疑难杂症的灵丹妙药。

当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中国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岛礁之争。首先，早在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就已经不能确定是否在台湾选择独立的情况下介入台海冲突，目前虽然对海峡两岸军力失衡现象日益担忧，但还是非常乐见大陆和台湾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其次，是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强调支持日本对钓鱼岛行使管辖权，并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任何有损日本对钓鱼岛行使管理权的行为；另一方面又声称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希望中日双方能和平解决争端。最后是在中菲南海岛礁之争问题上，美国一直反对使用胁迫手段单边改变南海的现状，并不断增加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频繁同菲军进行军事演习，但美国海军舰艇不太可能为南中国海上的一块礁石与中国海军舰艇直接对抗。作为美国的签约盟国日本和菲律宾来看，美国作为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保证者”的名声正受到挑战。迄今为止，华盛顿一直缺乏一种有效的战略，对中国的“胁迫”行为进行威慑。显而易见，“空海一体战”在地缘政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对中国目前在东海和南海采取的一系列海上维权行动尚未起到“取势”和“无形的威慑”作用，离“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或行“守角保边”之能尚远。

美国的战略文化习惯于通过开发高新技术的武器系统和作战平台来克服一些在战争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难题。比如说，为了将战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点，通过开发超视距精确打击武器系统既可以避免己方的损失，又可以尽量减低对对方平民的伤害，从而达到用兵的战略目的。美军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似乎力图证明这一点，但是无论是已经结束的伊拉克战争或即将结束的阿富汗战争都清楚地表明任何一种先进武器系统和作战平台都无法改变战

争的基本规律，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以获取既定政治目的而进行的。“空海一体战”也是这种战略文化的产物，通过发展击溃对方 A2/AD 战略的作战系统以遏制对方军事行动。但是这种作战模式无法阻止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对领土和领海的诉求。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傅泰林 (Taylor M. Fravel) 在研究中国使用武力解决领土纠纷问题时指出，无论是面对强权还是弱邻，一旦中国认为领土领海争端的平衡局面不再存在，北京当局非常倾向于诉诸武力来解决争端。¹⁰ 由此可见，“空海一体战”不可能阻止中国保护领土领海的决心和所会采取的一切必要手段。

实际上许多当初积极倡导开发“空海一体战”来遏制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东海南海领土纠纷上的“胁迫”行为的人也逐渐认识到，由于中国不断地发展自己在太空和网络空间领域的力量，具有从陆地、空中和海上中近程精确制导打击能力，使对抗 A2/AD 的代价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对等。全球化以及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使美国要想既介入中国与美国盟国在东海南海的岛礁之争又避免与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政策选项变得越来越不可行。所以当前美国一面强调和平解决争议反对单边改变势态，一面又加强军事存在和通过军演力挺日本和菲律宾。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因为与日本和菲律宾的岛礁之争在亚太区域称王霸道以及与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对抗。“空海一体战”的概念可以用来完善联合作战理论，进一步深化联合作战体制，但是对美国的亚太战略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力。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美军已建立起了一个较完整的联合作战体系。实现“空海一体战”又必须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首先是改变制度，自上到下，让“空海一体战”成为各军兵种日常工作准绳、持之以恒的办事原则；其次是改变观念，以“空

海一体战”为指导思想来整合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再者是改变现有的物质采购和保障系统，建立共同使用的地面设施以便共同训练。要进行这三个方面的变革，需要在现有联合作战的体制框架内制定有关“空海一体战”规范条令，组建适用于“空海一体战”的指挥机构和作战人员、明确“空海一体战”的武器装备，对部队进行“空海一体战”训练和教育。纵观全局，美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政策极大制约着相关变革，在全面自动削减支出计划实施之前，要想实现改革所需要的预算就已经不太可能达到。更毋庸说根深蒂固的军种矛盾和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挑战，如果美国五角大楼领导层继续坚持军费在各军事部门之间大体平分，“空海一体战”的概念将如何影响美军联合作战体制的建设依然需要拭目以待。

总之，李健的文章对读者了解美军发展“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以及利弊具有启示作用，但是将“空海一体战”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战略层次进行探讨是值得商榷的。自二次大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以来，“空海一体战”的作战模式就已存在，此后不断进化和完善。现代化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作战环境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极具挑战，“空海一体战”和“侵入作战”同为支持“联合作战介入”的两个具体作战概念。虽然李文告诫勿以“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去硬套美国文化下的价值观”来评判“美国的行为规范”，但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受西方学者和媒体误导的影响，作者过度解读“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似乎犯着同样的错误。事实上，对于奉行介入战略的美国来说，无论是使用“空海一体战”还是别的词汇，发展先进介入作战概念和模式的努力将永不停止。♣

注释：

1. James A. Winnefeld and Dana J. Johnson, *Joint Air Operations Pursuit of Unity in Command and Control, 1942-1991* [寻求联合空战的指挥控制的统一],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26.
2.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度军力报告],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0).
3. Richard Halloran, "PACAF'S 'Vision' Thing" [太平洋空军的视野目标], *Air Force Magazine*, <http://www.airforce-magazine.com/MagazineArchive/Pages/2009/January%202009/0109vision.aspx>
4. Air-Sea Battle Office, *Air-Sea Battle: Service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Anti-Access & Area Denial Challenge* [空海一体战：军种协同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挑战],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3).
5.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Version 1.0* [联合作战介入概念 1.0 版],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2), 4.
6. 见注释 3。
7. Dennis J. Blasko, "Technology Determines Tacti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Doctrine in Chinese Military Thinking" [技术决定战术：中国军事思想中的技术与理念的关系],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4, No. 3 (June 2011), 355-56.
8. Gen Norton A. Schwartz, USAF & ADM Jonathan W. Greenert, USN, "Air-Sea Battle: Promoting Stability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空海一体战：在不确定的时代促进稳定],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1212>.
9. Charlie Rose's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Obama [罗斯采访奥巴马总统录], June 17, 2013: <http://www.charlierose.com/download/transcript/12981>.
10. Taylor M. Fravel, "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 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势态的转变与升级：解释中国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3 (Winter, 2007/2008), 46.